

写意丰子恺

书斋文丛

钟桂松 叶瑜荪 编

文丛





* T 0 4 3 0 1 9 *

钾桂松
叶瑜荪 编

写意丰子恺

书斋文丛



责任编辑 曹 洁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写意丰子恺

钟桂松 叶瑜荪 编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20 千字

插 页 3

日 期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39-1035-4/1·954

定 价 13.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可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文丛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47年丰子恺与梅兰芳
在上海梅兰芳寓所。



1965年丰子恺与马一浮
在杭州蒋庄。



六十年代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左起：叶浅予、丰子恺、王朝闻、王个簪、傅抱石、蒋兆和。



丰子恺与广洽法师在日月楼看书。

前 言

丰子恺是二十世纪一位大家。他生于一八九八年，与十九世纪沾点边。其父亲是清朝末科举人，中举后即丁忧在家。丰子恺幼年被视为掌上明珠。丰子恺九岁丧父，其母亲含辛茹苦，筹划丰子恺的前途，高小毕业进省立第一师范，名列前茅。受其师李叔同的影响，一生与艺术结缘，与佛教结缘。此后他靠勤奋和努力，在绘画、散文、音乐、教育诸方面，造诣甚深，成就甚大，一生著作达一百五六十种。丰子恺为人平实、真诚，凡是与之有过交往接触的人以及知其为人的人，有口皆碑。他与友人交往，有友情友谊，他与师长来往，有礼有谊，与亲人乡亲交往，有亲情有乡谊。当然，他也有仇人，这仇人就是国家的仇人，民族的仇人，当年日寇炸掉他用心血建造起来的故乡缘缘堂时，三篇文章——《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似利剑，似檄文，毫不留情地刺向国家民族的仇人。

丰子恺是艺术家，国外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论点倒不必去较真，但丰子恺作为艺术家的勤奋和真诚，诙谐和率真，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可敬可亲的艺术家形象。本书选编的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不同事件，不同时期，写意出这样一个艺术家形象。

本书选编了六十二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丰子恺的同学、老师、同事、朋友、亲属，他们所写的事情和感受，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也有不少文章没有正式发表过，有的文章散布在海内外的报刊杂志上，有的从未收进集子。这次，我们仰仗丰一吟女士的大力支持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努力，将这些文章收进本书，得以重新与敬仰丰子恺的读者见面，相信这是一件幸事。

钟桂松

目 录

前 言	钟桂松 (1)
漫 话	方光焘 (1)
子恺先生给我的印象	季诚性 (4)
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	陈 浮 (8)
丰子恺先生在浙大	胡庆钧 (15)
丰子恺给我的感受	莫 歌 (21)
记丰子恺	楼 岛 (23)
子恺老人的生活	徐 翊 (26)
访丰子恺	谷 苇 (30)
忆丰子恺	刘以鬯 (33)
丰子恺先生	内山完造 (38)
怀念丰先生	巴 金 (42)
悼念丰子恺先生	谢冰莹 (49)
缅怀丰子恺老友	朱光潜 (59)
挑灯风雨夜 往事从头说	邵洛羊 (62)
辛勤的播种者	王西彦 (72)
丰子恺的好学精神	达 堂 (102)
丰子恺和缘缘堂	姜德明 (106)
忆子恺老师	毕克官 (111)

湖畔同窗学画时	沈本千 (123)
石门湾忆游	胡治均 (128)
追忆丰子恺	钱歌川 (141)
忆丰子恺先生	徐玉璋 (146)
缅怀丰子恺	何家葵 (149)
丰子恺在厦门	孙涤灵 (151)
忆丰子恺	贾祖璋 (154)
泮塘禁思	沈 邱 (159)
方外知音何处寻?!	广 洽 (164)
好花时节不闲身	刘叶秋 (172)
我与子恺师的因缘	朱南田 (179)
怀念表哥丰子恺	周丙潮 (185)
忆子恺叔和婶妈徐力民	丰 桂 (191)
丰子恺的母亲	钱 青 (194)
子恺先生	华君武 (198)
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	章 桂 (201)
怀念丰子恺先生	刘海粟 (208)
画图又识春风面	张乐平 (213)
丰子恺与猫	谷 苇 (216)
风雨忆故人	方 坚 (218)
忆子恺叔二三事	丰蓉赓 (224)
丰子恺先生的胡须	潘文彦 (229)
从头话丰子	姜丹书 (232)
丰老在我心中	蔡介如 (234)
墨海因缘	沈定庵 (239)
回忆丰子恺	罗 洪 (242)

一个普通工人对丰师的怀念	卢永高 (247)
阿宝哭了	丰陈宝 (250)
丰子恺的革新精神	丰陈宝 (252)
“天下谁人不识君”	丰陈宝 (254)
丰子恺在嘉兴	丰陈宝 (257)
丰子恺与音乐课	丰陈宝 (260)
不要做金钱的奴隶	丰陈宝 (263)
旧事凄凉不可闻	丰宛音 (265)
父亲童年趣闻	丰宛音 (268)
父亲写生趣闻	丰林先 (273)
丰子恺与诗词	丰华瞻 (275)
让音乐普及于民众	丰元草 (282)
略谈父亲音乐著述的特点	丰元草 (286)
白头今又译“红楼”	丰一吟 (290)
回忆我的父亲丰子恺	丰一吟 (298)
丰子恺在台湾的日子	丰一吟 (313)
杭州缘	丰一吟 (316)
父亲与诗词	丰新枚 (321)

漫 话

方光焘

子恺，我们相识算来还不满两年。这两年间，受着更大意志的支配，我们各各似浮萍地东漂西泊着，总没有常聚的机缘。今年立达创办，命运却又把我们拉拢在一起，使我们比邻而居得享那朝夕过从的欢乐。当我们兴来时，肯冒着蒙蒙的雨，跑到江湾沽酒回来痛饮；溽暑难受时，即在夜间，也要同步到天狗堂吃一杯刨冰。风雨凄然的苦夜，清风明月的良宵，也各各随着我们的兴致，对月呀，煮茗呀，喝酒呀，闲谈呀；我们深悟得聚散无常的至理，断不肯让时光轻易地逃过去的。子恺！这些琐琐细事，说来原也没有什么珍奇，更无足贵！但试想几月之后抑或几年之后，我们人居两地，天各一方的日子，那时这一件件些小无聊的常事，怕都要成为我们的可珍可贵的相思资料罢！

这几月来的欢聚，在我们干枯无味的粉笔黑板生涯中，总算得了不少的欢乐和安慰。但是子恺，我每见你的时节，觉得你总有一种“说不出”（Never speak out）的神情。悲哀愤怒时，你不过皱一皱眉头；快乐欢愉时，也不过开一开唇齿。你终于是“说不出”“不说出”的罢！像这样好胡言妄论的我，对你的沉默的印象，自然更深深地刻在我的

脑际！就自私一面说，我每感到不能和你畅谈的遗憾：但一反省，却又起了许多无名的不安！

记得去年春上，我忙里偷闲，到白马湖来，过了一夜。子恺！怕这就是我和你最初相见的一日罢。丐尊先生当夜备了酒和菜，邀你我在他那小小院子里小饮。我和丐尊先生滔滔地闲谈着，你却闷闷地喝着酒，默默地听着我们。后来你也问了我一句“怎样地教授外国语？”那时我刚出校门，懂得什么；但也因你开了我的话匣，便也哢哢不休地，向你说了许多不关痛痒的话。回想起来，我那时真不知给你的是慰安，抑是失望。

记得今年夏天，在黄家阙的时节，我正要和几位友人，动身到真茹去访一位相别十年的旧友，恰巧你刚从理发铺归来，我见了你那短短的发，光光的脸，便和你打趣了一声：“子恺！你今天至少小了五岁。”你对我笑了笑，抓抓新剪过的头发，终于回答不出什么来。子恺！回想起来，那日真不知给你的是痛苦，还是欢乐。

记得有一天丐尊先生从宁波来，我们沽酒备菜，留他共膳，喝酒闲谈着，不知不觉地已到了十二点半钟！丐尊先生和我，都为着午后有课，不敢尽情痛饮。所以壶中的剩酒，子恺！你便告了个奋勇，默默地一杯一杯喝个干净！一点钟到了！我和丐尊先生都要离开你，到学校去。你抱着华瞻，在室中踱来踱去，用发光的醉眼看着我们走，含笑带怒地一言不发，看着我们！子恺！我不明白你那时所感到的是悲哀，抑是欢乐，更不明白这悲哀、欢乐，是我们给你的呢，抑或是比我们更大的一位给你的呢。

子恺！像这类的事，真是写也写不完的！总之你是

“说不出”“说不出”的一个孤独者罢！热情燃烧着，悲哀萦绕着，你是不能说，也不愿说的。你喜欢的是沉浸在那悲哀和热情的里面罢！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喝着老酒，忽然华瞻醒了，要你抱他，你纵然是不愿意，你却“说不出”什么，还得去抱着他，歌唱给他听罢！当你的阿宝，被人家的脚踏车撞得头破血流，你纵然气得筋脉贲张，但你也“说不出”什么，只有抚摩她，慰藉她罢！

子恺！这“说不出”“说不出”的神情，怕是你有生以来具有的罢！我愿它始终伴着你！你别诅咒它，它真是一切艺术的源泉！子恺！你还记得么？有一天的晚上，你的夫人你的孩子不是都离开你，到上海去了么？在那月明的半夜，我宿酒初醒地卧在榻上，恋人的明月正照在窗前，我原想到你那里闲谈，消此长夜；但细听一听：你那低低的吟哦声！伸纸声！研墨声！我闲谈的勇气，都消失了！我也被你浸在那沉默的当中了！子恺！这“说不出”“不说的”的沉默，真是你的艺术（假如你的画，是艺术）的核心罢！子恺！你别厌弃它。去爱它，抚育它，和它相始终罢！

子恺！这充满了所谓画家、艺术家、艺术的叛徒的中国，你何必把那吃饭的钱省节下来，去调丹青，买画布，和他们去争一日之长呢！你只要在那“说不出”的当儿，展开桌上的废纸，握着手中的秃笔，去画罢！画出那你“说不出”的热情和哀乐，使你朋友见了，可得欢乐，使你夫人见了，可以开怀，使你的阿宝见了，可以临摹，使你的华瞻见了，可以大笑！那就是你的艺术，也就是你的艺术生活！又何须我多说！

1925年11月6日

子恺先生给我的印象

季诚性

我认识子恺先生，是在去年秋天。

一九八九年前，我在教育杂志上见到过丰先生的漫画，虽然时过境迁，但我还能记得那几幅画的轮廓。一张是一个小宝宝在做梦，梦见飞机，时辰钟，藕，菱，剪刀，风筝；一张是一个女学生不肯回去结婚，伏案大哭，旁边还站着一个年老的父亲，有几位女同学在慰劝；一张是许多小朋友在夏天的草地上坐着看书，多么天真，多么使人感动！

子恺先生的画的灵魂，从那时候起就潜伏在我的心中了。以后一听到他的名字，或者一见到他的漫画，心中就欢喜起来，如同一个老朋友来握我的手，一股怪亲昵的感情就从心底翻起，虽然并没有见过他一面。

因为自己欢喜学画，所以常常拿着笔学子恺先生的漫画，只是年幼无能，像三岁的孩子学爬高，爬来爬去总是吃力不讨好。后来因为自己从事文学，于是学画的兴趣就被文学占优势了。但是我仍欢喜欣赏有艺术价值的画品，仍旧忘不了子恺先生。

“艺术的力量和文学一样的伟大，它也能使人感动，也能改善人类的生活，也能反应人类的精神活动！……”我

那时就有这样的感觉。同时想起了私塾时代的老先生，瞧见学生绘画，就要用开花的拳头敲打学生的头颅。这是不合教育原理的，他们是艺术的仇敌！

“他们瞧瞧艺术的抬头，瞧瞧子恺先生的漫画，不知要作何种感想呢？”我现时也还这样想。

我在《给小朋友的信·自序》中有过这样一段话：“器俄是一个年老的文学家，他却有一副小孩子的脾气，他也跟小孩子们玩，讲故事，唱歌，游戏，有时甚至自己当马让小孩子们骑。”这段话也可应用到了子恺先生身上去。他有吸引小朋友们的伟力，他与小朋友们的灵魂是一致的，小朋友见到他决不会一望生畏。那亲昵，那和蔼，那慈祥的光芒的放射，小朋友决不会感到长者的威严了！

在拙著（未出版）《给小朋友的信》中有一篇“介绍一个小朋友”，其实这小朋友就是子恺先生。当丰先生读完我的稿本的时候，对我这样说：

“其中有一篇说到我的，”接着就“哈哈”地笑起来。真的，我始终觉得丰先生是一个小孩子！

一个人的灵魂能够保持住小孩时代的天真，活泼，并不跟着年华的长大而硬化，是可喜的，是值得庆贺的。如果以季节来形容丰先生的话，不妨采用“秋天里的春天”这一句。

在外表，他有长长的黑胡须垂到胸前，脸色是黄黄的，真是道地的黄种。一副黑眼镜不会离开他的眼睛，笑容时常在他的脸上出现。据他自己说，五六年前曾患过半年伤寒症，从那时起就结束了教书生涯。从那时起，他的脸色就变黄了。

“人家都以为丰先生吃素念佛的，而且有做和尚的心

愿，真的吗？”有一次我这样问他。

“吃素是真的，因为我一嗅到油气就要呕，这不是勉强的，而是生理的。至于做和尚那就靠不住了。不过，有时我也看看佛学方面的书；但只能算是与佛教恋爱，而不是结婚。”说到这里，我禁不住轰然一笑，同时他自己也摸摸胡子陪我笑了起来。

因为谈到吃素念佛，我就联想到弘一和尚了（就是李叔同先生），他是丰先生的老师。

“李先生此刻不知在哪里？”我问。

“在厦门。”

据丰先生说，李先生的雕刻是很名贵的。几年前，我读过一篇关于李先生的记述。文章的作者，就是子恺先生。我曾见过李先生的《护生画集》画中充满着佛教的思想，博爱的精神。好像处处暗示着李先生的出家，这大概是我的心理作用吧？

李先生的削发为僧，在学术界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我想。

丰先生的治学精神，不是徒拥虚名，而是努力实际的。他并不像一般艺术家忙着出风头。风头，在他看来是一件多余的东西，他介绍了许多西洋美术家和音乐家，没有他，我不知道法国名画家米叶的生平事迹，以及米氏的名作《晚钟》及《拾穗》；没有他，我不知道德国乐圣贝多芬的生平轶事，以及斐氏的《月光曲》之类的名作。

在中国，艺术刚刚抬头的时候，我们的艺术家能多多介绍西洋艺术家及其作品，也许不是有劳无功的吧！一个潦倒的从事艺术者，瞧瞧米叶的闹穷，也许仍会平心静气